

咸

賓

錄

咸賓錄東夷志卷之二

明豫章羅曰駿尙之父著

朝鮮

朝鮮東夷大國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孔子
欲居九夷夏后相時於夷來賓少康時方夷來賓及
周公所咸淮夷大抵皆東夷種也武王伐紂釋箕子
箕子既歸洪範義不臣周而武王亦不欲臣之也
故封之於朝鮮其初國俗未聞及箕子教以禮義田
蠶又制八條之約故其風淳厚與三方異至有邑無
淫盜門不夜扃者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稱王漢

初大亂燕人衛滿避地朝鮮遂擊破準而自稱朝鮮王會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奏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許之滿遂得以兵威財物侵旁小邑凡穢貊高句麗沃沮等國皆服屬焉傳子至孫右渠負固不服又與他國來朝者元封初襲殺漢使涉何漢於是遣楊僕荀彘誅右渠以兩將不相能故久無功頃之尼谿相參廼使人殺右渠來降先是穢君南閭等二十八萬口降置蒼海郡及定朝鮮復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而以高句麗沃沮爲縣至昭帝時罷臨屯眞番二郡而并於樂浪玄菟焉高句麗者

其先夫餘種也夫餘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爲日影
所照遂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破而得一男焉及長字
之曰朱蒙其俚言朱蒙者善射也王令養馬蒙私以
馬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王以肥者自乘瘦
者給朱蒙王狩給朱蒙一矢殪獸甚多夫餘王謀殺
之朱蒙遂棄其母與馬達等二人東遇河難濟追者
迫朱蒙曰祝日之子河伯外孫也今奈何俄而魚
鼈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
三人一着麻衣一着衲衣一着水藻與朱蒙至訖升
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朱蒙歿子如

栗立如栗次子莫來立其人性凶急習戰鬥好寇鈔
沃沮東濊皆屬焉武昭雖置爲縣後稍驕不服王莽
初發句驪兵伐胡不行郡縣強迫之遂下出塞莽令
尤誘句驪侯驪斬之傳首長安於是寇邊愈甚及
平武野貊兩郡都尉官仍以穢及沃沮地封其渠帥
爲侯而遼東太守祭彤威信素著於是高句驪濊貊
倭韓夫餘諸國來獻倭卽日本詳見日本志中韓有
三種曰馬韓國五十四曰辰韓國十二曰弁辰國亦
十二合方四千餘里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其諸
國王盡馬韓種人俱服屬焉昔朝鮮王準爲衛滿所

破遂將餘衆千人攻入馬韓爲王準後卒韓人復自立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蕃役適韓相呼有似秦語風俗尚禮勝於馬韓并辰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三韓自漢晉以來朝貢不絕後爲新羅百濟所併夫餘襲明之裔也其事與朱蒙同漢晉以來朝貢及阿保幾滅夫餘改東丹府遂絕後高句驪王宮勇壯六犯邊境與初寇遼東耿嚳擊破之元初建光時輒與濊貊馬韓鮮卑人入寇圍玄菟城殺掠吏人時遼東太守蔡諷戰沒官屬并軍卒死者數千人夫餘王乃遣子尉仇台將兵來援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是

歲宮歿子遂成立詣玄菟降遂成歿子伯固立其後
歲貊率服東垂稍安及桓靈失政復入寇掠玄菟太
守耿臨討之伯固降乞屬玄菟云伯固卒子伊夷模
二建安中入孫度擊破之有其國伊夷模更作新國
於丸都山下居焉伊夷模歿子位宮立一名宮慕祖風烈故襲其
名有勇力便鞍馬善獵射從晉擊公孫氏有功勢遂
滋盛魏正始初寇遼西安平幽州刺史毋丘儉往擊
之位宮敗奔儉使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
南刻石紀功而還是時頎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
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至一島語言不相曉

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
撒地而孕胷前無乳項後生毛中有汁乳于百日能
行三四年則成人矣又海岸邊有兩面人項中復有
面生得之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海中
而出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益沃沮東界之
極也晉時立言五葉孫釗爲王慕容皝擊破之掠萬
口焚其亡毀九都城而釗亦尋爲百濟所殺於是
遂徙都平壤平壤卽樂浪也元東寧路今仍屬朝鮮及慕容寶
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遂略有遼
東郡勢復振立至晉安時安孫高璉獻楮白馬晉封

爲高麗王樂浪郡公璉壽百有餘歲而久凡四傳而
湯立自東晉宋至於齊梁後魏後周其主皆受南北
兩朝封爵分遣貢使隋時其國漸大及隋平陳湯懼
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高祖曉諭之遂上表謝罪湯
卒子元立元率靺鞨兵寇遼西旣而煬帝徵元入朝
元不至煬帝大怒遂親征之高麗嬰城固守隋食盡
師老轉輸不給諸軍多敗績乃班師還頃之高麗亦
困弊遣使乞降隋末天下喪亂仍徵元入朝元竟不
至也元歿子建武嗣唐高祖初兩遣使入朝唐拜建
武爲上柱國封高麗王頃之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

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詔使朱子奢持節諭和是
時太宗已擒頡利建武懼請與二國平且賀滅突厥
并上封域圖久之復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
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釁大德入其國
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大德還報太宗大喜於是遂
有征服高麗志矣高麗有益蘇文者姓泉氏自云生
於中以惑衆性忍暴嗣父爲東部大人殘凶不道諸
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詒云大閱
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
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

自爲莫離支專國柄猶唐兵部尙書中書令職云太宗聞建武爲下所殺遣使弔祭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爲高麗王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來攻請天子哀憐太宗以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矣會李勣勸上討之帝意遂決乃遣將張亮李勣李道宗契苾何力等二十人往征之又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來會上次定州坐城門過兵人人慰撫疾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療士卒大悅人人願爭先赴敵矣於是勣攻牟城拔之以其地爲蓋州孫伐音攻白崖城拔之以其

地爲巖州勛遂圍遼東城帝至城見士卒填塹分
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挾硯以進帝與勛會
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標延城中屋幾
盡人死於燎者萬餘衆登陴虜蒙盾以拒士卒長矛
舂之闐石如雨城遂潰以其地爲遼州遂引軍大安
市城進兵攻之會高麗南北部僭薩高延壽高惠真
率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援於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
爲陣上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夜召文武躬
自指麾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明日及戰大敗之延
壽惠真降上悉以其酋長授以戎秩命還以平壤靺

韞三千人竝坑之所獲無算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
命許敬宗爲文勒石紀功焉太宗崩高宗立藏遣使
者奉慰後新羅訴高麗韞韞奪三十六城詔程名振
等率師討擊勝之無何蓋蘇文歿于男生代爲莫離
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入朝求援而蓋蘇文弟
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遣將契苾何力薛仁貴龐同
等討之皆受李勣節度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
問軍中云何言忠對曰必克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
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
年八十矣虜仍薦饑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狽入城盼

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未幾勦圍平壤藏
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勦以禮見
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謀約內
應遂入火其門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
戶六十九萬詔勦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勦等數俘
於庭高宗赦之各授以職諸將加爵有差剖其地爲
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
有功者爲都督刺史而以薛仁貴爲都督總兵鎮之
藏以永淳初歿葬頡利墓左由是高氏絕王矣至垂
拱中以藏孫寶元爲朝鮮郡王唐末中原多事遂自

立爲君長而其名號史失不紀矣至後唐明宗時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并有新羅百濟以平壤爲西京遣使朝貢封爲高麗國王建卒子武立武率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周世宗時王昭進別敘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敘者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新義者以越王爲問目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宋太祖建隆初昭遣使朝貢昭卒子伛立伛卒弟治立先高麗遣國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等詣業國學

後俱登第於是朝貢不絕請命受封如常無何遣使
言契丹寇境宋以夷狄相攻固其常不可輕動干戈
爲國生事使還自是受制於契丹朝獻中絕矣治平
第誦立誦卒第詢立會契丹攻陷高麗六城詢徙居
避之尋結女真設奇邀擊殺戮契丹殆盡勢稍得振
於是復入貢焉因言爲契丹羈制之狀宋厚答之詔
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使者詢卒其後不通中國者
四十餘年至詢孫徽立輒遣使入貢表求醫藥畫想
之工詔募願行者往高麗俗病不服藥惟呪咀厭勝
故不知醫自徽來請醫後始有通其術者宋以其國

尚文每賜書詔必選詞臣著撰所遣使者必召赴中
書試以文乃往而高麗之待中國使者亦甚恭謹云
徽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治尚仁恕稱爲東夷良主然
猶循其俗王女不下嫁臣庶必歸之兄弟宗族貴臣
亦然次子運諫以爲旣通上國宜革故習不從及運
嗣遂稍稍變其夷風矣運仁賢好文每賈客市書至
則潔服焚香對之貢使至輒市太平御覽文苑英華
并諸書甚衆運卒凡四傳而楷立貢使接踵賞賜不
貲而郡縣供頓擾民殊甚蘇軾謂高麗入貢無絲毫
利而有五害旨哉言也高麗自王徽以降雖累年通

使於宋然受契丹封冊奉其正朔上朝廷及它文書
蓋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至於六而誅求不已常云
高麗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使至其國尤倨暴
館伴及公卿小失意輒行捽筆我使至必假他事來
覘分取賜物云初女直奴事高麗及其強也高麗反
臣事之高宗卽位初卽遣胡蠡等往使高麗宋蓋恐
其通金人而金亦以是時遣王樞持冊往高麗則亦
憂其爲我用也蠡回復募能使絕域者而楊應忱奉
詔請行上言由高麗至女真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
雞林以圖迎二聖詔可遂由杭州浮海行三月抵高

麗諭其王楷以往女真意楷有難色遣其臣具言金人見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條道至浙何以答之高麗之辭果如宋臣翟汝文所料者應忱畱兩月餘楷終不奉詔不得已受其拜表而回自三韓發舟凡六日至明州蓋遇順飈故歷險如夷云後高麗亦輒遣使入貢然勢逼於金其奉中國不及元豐以前時矣及元初契丹人六哥等領衆九萬餘竄入其國元太祖遣哈只吉剌刺等領兵征之高麗王缺名奉牛酒出迎且遣其將趙仲共討滅六哥剌刺與仲結爲兄弟仲請歲輸貢賦自是後元每遣使

趣其入貢而後進方物焉元太宗時征高麗復遣阿
兒禿與高麗降人洪福源招其主王瞰瞰遣其弟王
佖請和許之置京府縣以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
遂班師頃之瞰盡殺元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
叛尋率衆竄居海島元遣將命福源領其衆瞰復攻
之福源遂遷居東京而元賜佩金符命同將唐古攻
瞰瞰於是畏威獻琛矣至乎憲定之間歲貢不入元
凡四命將征之瞰遣世子植入朝瞰卒元命植歸國
嗣王兵衛送之植以元冊封故終世祖之三十一
年其國入貢者凡三十有六焉是時元欲通日本以

高麗與日本鄰可爲鄉導乃遣兵侍黑的等使日本
先至高麗諭旨植遣使導往日本不至而還元與高
麗從此隙矣而其歲貢如故也後植世子湛入朝奏
言本國邪臣林衍廢植立曄之事元大怒發兵征之
而復王植故位詔西京內屬改爲東寧府植歿子湛
立後更名昀以尚元公主故賜以駙馬高麗王印而
加號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省左丞
相駙馬高麗王云成宗時哈散使高麗還言昀不能
服其衆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
思爲高麗行省平章政事未幾復罷而奉命滋謹矣

距卒凡三傳而王暲嗣王氏自建立國至暲凡二十八王歷四百餘年云 我朝洪武二年王王顥表賀卽位遣符寶郎僕斯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王并賜王母妃相國諸陪臣文幣有差仍以祝文牲帛祭高麗境內山川云未幾復遣陪臣金柱來朝柱頗知書出清宴閣讌記自言其八世祖金緣所作乃宋徽宗讌蔡京事不知蔡京爲中國所鄙云五年王顥遣其禮尚吳季南等貢方物表言暹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蒙古人畱居其國宜徙之蘭秀山遁逃所聚亦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賜璽書

言暹羅隸爾國蒙古亦人類關秀山通寇示以朕詔
一呼可至勿用兵便十年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
樞密使延安答里諭意顓遣使姜仁裕表謝貢方物
十七年 上因高麗使來不遵臣禮以賄結逆臣胡
惟庸事覺遣其使還以勅諭遼東守將唐勝宗葉昇
令絕高麗未幾高麗果遣使至勝宗昇以聞 上復
以勅褒獎之二十年遼東守將濮真以高麗叛服不
常引兵攻之兵敗被執自刺死顓懼上表請罪歸真
喪顓卒封禪爲高麗王非顓親子國人所共立也二
十二年指揮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禡表

請不受馬直 上令擇可用者以直償之餘驚弱者
量減其直仍勅高麗還遼陽瀋城民昔避亂於其國
者耦遂遣使以遼瀋流民奈朵里不歹等戶四十五
口三百五十人來歸頃之國相李仁人廢耦而立王
昌仁人子成桂復廢昌而立王瑤久之竟廢瑤而自
立也王氏自五代至今數百傳而始絕成桂遣人請
命 上以其遠夷故置不問成桂更名曰徙居漢城
遣使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且遣使請印誥 上覽
表怪且不遜詰使者言表鄭集撰 上盡却方
物索集且懼送集至京安置雲南自是遂令遼東絕

高麗矣永樂初旦請老子芳遠嗣聞朝廷欲廣屯田於遼東遣使貢牛萬頭於遼東命戶部每牛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仍勅以其牛分給屯田芳遠卒子禔嗣遣使貢海東青詔諭禔珍禽異獸非朕欲也其勿獻以後聖旦元旦及請封慶弔使來無常期而朝廷有大政頒詔其國及王嗣封亦皆遣使焉至嘉靖中王李岍疏乞改大明會典中所載成桂篡逆事從之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歿三年始葬親不

視殮病不服藥好祀鬼神修宮室飲食用俎豆官吏

閒威儀以田制俸以杭醢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其

譯語天為哈嫩二地為大日為害月為得其山川古

蹟則九都山伊夷模建都於此神嵩山王建都於此北嶽山李旦依此

山為都蓋馬大山即古東沃沮國地鴨綠江源出靺鞨之長白山色如鴨頭綠故

名潤三百步大通江即水也為大其產則白硃紙狼尾筆海

豹皮稍魚昆布蒲花席草性柔折屈不損摺扇以竹多為貴黃漆

漆物如金果下馬高三尺長尾雞尾長三尺紬苧布黑白二色石燈盞

紅白二色俱他國所無者

論曰朝鮮肇自箕子故稱東方君子之國及衛滿篡

入風稍變矣句驪併之遂益凌夷然性柔謹好文字
至今猶然豈非箕子之遺化耶若漢之右渠晉之高
官隋之高元唐之蓋蘇文代爲作逆雖窮兵討之猶
未帖然宋名通貢而實奴事契丹元以兵威劫之納
獻請封非其意也至我 聖祖登極未幾王顥奉表
稱臣累葉朝請遂爲定典迺視前代不大相逕廷耶

女直

女直東夷也古肅慎氏在漢爲挹婁在元魏爲勿吉
唐爲黑水靺鞨宋爲女真避契丹王諱更名女直今
因之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

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來貢楛矢石弩其長
尺有咫王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漢興以後挹
婁臣屬夫餘種類小而強健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魏
黃初中叛夫餘數伐之弗克也善弓矢便乘船寇盜
鄰國畏之魏末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晉元成
間通貢頃之復貢於石虎虎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
西南臥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入貢焉至
元魏時有勿吉者凡七部落而黑水部最強卽肅慎
氏也延興以後貢使相尋隋開皇初靺鞨遣使貢獻
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曲折多戰鬪狀帝

曰天地間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也後煬帝與高麗戰輒敗其渠帥突地稽率其徒從每有戰功隋拜爲光祿大夫居之柳城未幾遯歸唐太宗征高麗韃韡佐之甚力駐蹕之役高延壽高惠真以衆及韃韡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韃韡三千人玄宗時其酋倪屬利稽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賜姓李唐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使相尋獻物有鯨睛貂鼠白兔石弩楛矢亦奇物也貞元後渤海強盛韃韡皆役屬之遂不與王會矣渤海者本粟末韃韡初附高麗高麗滅通天中有舍利

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奔樹壁自固武后詔封比羽許國公仲象震國公俱拒不受唐遣將李楷固斬之時仲象已歿其子祚榮因并比羽之衆自號震國王盡得夫餘沃沮并韓朝鮮諸國地嘗通貢唐朝睿宗封爲渤海王自此遂稱渤海國云祚榮歿以後叛附無常然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故郡邑官號章服多倣中國者至阿保機興數侵擊之勢遂不振後唐時黑水兀兒及胡獨鹿兩部酋長遣使朝貢後不復見而女直之名始通中國云種類不一有生熟女直有黃頭女直

生女直及黃頭女直勢微終未強盛惟熟女直僻處契丹東北隅臣服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自宋建隆以至天禧貢使不絕契丹怒其朝貢中國遂於海岸置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女直乃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太宗不爲發兵後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直女直遂與高麗合兵拒之大敗契丹自是女直勢稍振矣相傳宋初有亟普者新羅人也年六十餘別其兄阿古廼而與弟保活墾適女直居於完顏部傑幹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有殺其族人者兩族交鬪衆莫能解亟普乃往諭解之部

衆信服謝以青牛一并歸以六十之女亟普以青牛
爲聘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
思板其後爲金之始余觀松漠記聞所載金人歷代
祖無亟普之名第二云完顏氏所妻六十女生二子長
曰胡來而宋史所載其曾有龕福者凡五傳而亟胡
來二說雖異大抵胡來乃阿骨打四世祖也阿骨打
之父曰楊割者能用其人強於諸部遼主洪基時識
者知其必爲東方之患乃楊割多持金珠駟駿歲時
遺賂契丹用事臣如是者十餘年楊割死子骨打立
先是女直歲以海東青貢於契丹契丹酷愛之誅求

不已國人厭苦及遼主延禧嗣位責貢尤苛至遣鷹坊子千餘越長白山羅取歲甚一歲不勝其擾凡銀牌天使至女直必欲薦寢者初輪中下戶室女待之後不論其有夫及閨閨高者於是女直人人有畔志遼俗春冰泮時遼主必至女直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直人各以其所產來獻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直是時延禧釣魚於混同江凡女直酋長皆來會酒酣命諸酋歌舞爲樂骨打獨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延禧欲誅之遼臣蕭奉先諫乃止頃之骨打遂叛以同族粘罕胡捨爲謀主銀木割移烈婁宿闇毋等爲

元帥其軍法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被重甲持戈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則兩人躍馬而出觀陣虛實然後四面結陣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勝則整陣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時延禧暴虐將士離心又輕女直兵故女直甫起卽五敗契丹師契丹大怒下詔有剪除之語骨打聚衆以刀斨面仰天而哭曰契丹欲盡剪除汝輩不如殺我一族而降可轉禍爲福耶諸酋拜曰願以死戰無何破乾顯等州復得遼東長春兩路始用鐵州降人楊朴議進稱皇帝國號大金以其地

產金故也而追尊龜福以下皆爲帝宋聞女直得遼
陽地童貫議欲倚之以復燕詔趙良嗣往聘約夾攻
契丹取燕雲骨打許諾遂議歲幣如契丹舊數明年
金人取中京至古北口延禧奔雲中居夾山而朔應
諸州皆陷金遂入燕會燕王淳已歿妻蕭后廼出奔
宰相左企弓等迎降宋命趙良嗣等報聘金人但許
燕薊六州而猶欲自取六州租稅良嗣還復往議至
再三竟於契丹歲幣外增一百萬緡而求西京明年
童貫蔡攸入燕燕之子女玉帛職官富室皆席卷而
東所得空城而已骨打歿第吳乞買立是時中京被

圍延禧敗困遂奔西夏夏畏女直之威不敢納又以未幾杖林摠事不敢奔宋遂走小鞠鞞復不納延禧勢窮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婁宿軍婁宿下馬捧觴天祚前擒之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契丹遂亡無何金人入寇取朔武忻代四州遂圍太原明年圍京師宋遣使約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以康王構少宰張邦昌爲質發內帑金帛數萬皆從金人之請也初李綱請伐金欽宗不聽金人銜綱宋遂罷綱以謝金人而金之猖獗自如也無何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

及欽宗詔往許三鎮地金人退師种師道請乘其半
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吕好問亦曰
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禦敵之備當速講求而帝終弗
聽也未幾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尋圍京城
宋將郭京范瓊等禦之不能克京城遂陷帝聞城陷
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於是遂遣使割地
矣金復索金帛甚急且邀帝至營帝有難色而何桌
李若水力勸帝行如青城哭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
及太上皇爲庶人更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
哭詆罵金人不絕口竟以裂頸斷舌而死議者謂若

水是舉也足以釋其勸帝出城之罪矣頃之金人立
張邦昌爲帝而擁二帝及太子后妃宗戚三千人北
去宋臣遂共奉康王卽位而邦昌退位爲太保馬時
陝西山東河南淮陽相繼陷沒而高宗建國臨安雖
有宗澤張浚岳飛諸將勢稍得振久之澤卒浚飛爲
秦檜所排故地於是不復矣及乞買卒凡八百六十
緒立是時蒙古鐵木真稱帝首謀伐金凡攻城對敵
所向皆克及金奔汴蒙古已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
二遣使命金去帝號稱河南王彼此罷兵金主不從
蒙古遂決意滅金鐵木真歿子窩濶台立金遣使來

歸謂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於兵間吾豈能忘也謂何爲哉却之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牝牛一羊百者輸粉羊一爲永制始置倉廩立驛傳命河北漢人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王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台沒的滑刺西迷王之遂與宋合兵擊金金主守緒懼遣使往宋借糧曰唇亡齒寒我滅勢必及宋矣宋不許時圍城甚急守緒遂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固讓守緒曰我以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因卽帝位百官賀畢亟出捍

敵而南面已立宋幟俄頃四面呼聲動天地守者棄門元兵入守緒自縊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亾而餘衆得脫者或奔歸女直故地元卽其地設開元路領咸平府隸遼東宣慰司咸平乃古箕子所封地也

我朝永樂九年遣將駕巨艦至混同江上召集諸酋豪餌以官賞於是東旺佟等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千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賜勅印又置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官令三歲一貢仍置馬市羈縻之種類不一建州居中最強地最險虜人視爲咽喉本渤海遺孽喜耕種緝紡飲食衣

服頗有華風其近松花江者曰山夷皆山居卽黃頭
女直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卽生女直亦有室廬海
西山夷卽熟女直金人之遺種也永樂初專事撫綏
諸夷漸爲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虜吏民十
萬餘正統景泰時附也先入寇勅印盡亡諸子孫不
得請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
二年酋董山遂糾衆入寇我遣趙輔王英等討之山
降送京師誅之稍平未幾諸夷欲報山仇入寇而巡
撫陳鉞欲掩降虜爲功又附汪直開邊隙出塞撲殺
諸夷諸夷益大憤入塞殺掠無算遣馬文升往撫定

之諸酋遂解散直怒誣文升下詔獄謫戍重慶嘉靖
間巡撫於敖減賞賜夷人大恨因數入塞遼東西大
困自是邊衛益嚴稍無虞矣其俗勇悍喜戰鬪耐饑
渴善射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
渡好畋獵每見野獸之蹤躡而求之能得其潛藏之
所又以樺皮作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土
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好養豕食肉永皮有狗
車木馬輕捷之便狗車形如船以數十狗拽之往來
通運木馬形如彈弓擊足激行可及奔馬嗜半生米
飯漬以生狗血嗜酒醉則縛之不爾殺人其父母若

春夏死則埋之以其所寵奴婢所乘鞍馬殉葬秋冬
死則以其尸餌貂故亦用是多得貂焉其親友死則
以刀割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盜禁甚嚴惟正月
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宋以前其國君民同川
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不知紀
年但以草一莖爲一歲以豕膏塗身以溺洒手面作
廁於中環之而居東夷中最無儀法者也及金人入
中國後稍稍變夷風焉其譯語天爲阿瓜地爲納日
爲受溫月爲別阿其山川最多長白山顛有潭周八
十里南流爲
鴨綠江北爲混同江東太山俗甚敬畏之過者不得
咳嗽有熊狼不害人人
爲阿也苦河會獸皆白

亦不敢殺之為大其產則赤玉即如雞冠殊角即海象牙魴鬚

明發可為鯨睛鯨魚目睛也諸鷹種類不一惟虎羆狐

皮有黃黑三種失刺即土豹好刺即各鹿海豹叢居水涯常

如雁奴之屬其海牛紫色無角龜足鮎尾見人則飛

海驢常於秋日登島產乳海狗大如貓其腎野猪野

驢野牛皆出山中魚獸名似猪其皮背斑文腹牛魚如

牛長丈餘重三百斤無鱗骨肉脂相間味極佳海人魚

形渾如人髮如馬尾皮肉極白陰形與男女無異土

人鰐寡多畜之池沼中交合與人無異亦不傷人

水母一名蒲搏魚正白濛如沫無腹文林郎果也狀

州建為奇

論曰昔周德甚盛肅慎氏第間一入貢爾猶且頒其
賂物訓示後人蓋難之也在漢唐時挹婁靺鞨最小
及女直滅遼勢遂強大竊據中原僭號天子而元乘
其衰弱始能滅之然其故地酋長偃然南面自如也
至我國家未煩介卒不費斗糧徒以聖詔一呼
歸命納土遂設衛所定貢額永爲東北藩籬殆德過
成周遠矣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爲東北隅漢滅朝
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初王都筑紫日向宮名御

天中王次曰天材雲尊其後王遂皆以金稱傳二
三世彥歟尊少子神武天皇遷都太和州疆原宮其
後王遂以天皇稱建武初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
以印綬至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
曰卑彌呼年長不嫁能以妖術惑衆於是共立爲王
法甚嚴峻侍婢千人少有見者惟一男子傳令而已
曹魏時旣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來貢
獻魏以金印紫綬封卑彌呼爲親魏倭王難升米等
立拜中郎校尉自是貢使往來相尋矣女王死更立
男王國人不服相攻擊不休復立卑彌呼宗女壹嗣

爲王亂遂定壹立朝獻如初後復立男王立受中國
爵命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晉宋時倭王名讚讚後
有名珍名濟名興名武者其世次皆有可考至隋開
皇中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遣使詣闕上令所
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
時出聽政跣跣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皇曰
此大無義於是訓令改之大業初復遣使朝貢使者
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
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
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夷書有無禮

者無復以聞明年遣裴世清使倭度百濟所歷有秦
王等十餘國惟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云先秦時遣
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
誅止夷澶二州號秦王國世屬倭奴世清至倭王遣
使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既入其都國王多利
思比孤與世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
之國故遣朝貢今清道飾館以待大使真開大國維
新之化世清曰皇帝德竝二儀澤流四海故遣行人
來此宣諭世清居倭未幾王命使隨清入貢唐貞觀
中遣使朝貢唐亦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之與王

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其王孝德卽位
目孝德上至多利思
唐書具載有姓名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

時新羅爲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日本出兵
援新羅孝德歿二傳而天智立遣使者與蝦夷人偕
朝蝦夷人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其髮上指
善弓矢耳箭於首令人戴瓠立數百步射無不中者
天智歿子天武立歿子總符立咸亨初遣使賀平高
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
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小國也倭併之故冒其號云
長安初遣朝臣真人栗田貢方物朝臣真人者猶唐

尚書也冠進賢冠頂有華薦四被紫袍帛帶其國初
無冠於隋得所賜冠始制焉亦無文字刻木結繩於
百濟國得佛書始制焉栗田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
武后授以司膳卿官還之開元初栗田復朝請從諸
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卽鴻臚寺爲師後悉所
賞物貨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
曰朝衡授以官職久之多所該識乃還後復入朝擢
官如故建元初遣真人興能來貢善書其紙似蠶而
澤人莫能識也時王名白壁自總符後女王二男王
五至此凡八傳矣貞元末王栢武遣使入朝其胄子

橋免勢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來請免勢等還
詔然之大中中日本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王子善
圍碁出楸王局冷暖王碁子楸王文如楸木琢之爲
局光潔可愛其王碁子不由制度黑白自然冬溫夏
暖故名至宋雍熙初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人浮海
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今年代紀各一卷
裔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語問其風土但書以對書言
國王世以王爲姓文武官僚亦然所載世次名號甚
詳第王世姓王氏與本史阿每氏者不同裔然之來
也帶有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各一卷皆金縷紅

羅標水晶爲軸孝經卽鄭氏註者越王乃唐太宗子
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希古等撰也喬然求印本
大藏經詔給之後隨台州商人船還其國數年遣弟
子奉表來謝表辭頗工大略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
之恩枯骨合歡猶元魏氏之敵喬然誠惶云望落
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
里之山嶽易過得觀宇內之瑰奇敢辭荒外之跋涉
遂使蓮華廻文神章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
傳於東海之東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
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在彼在斯只仰皇猷之盛

越山越海敢忘帝德之深裔然縱粉百年之身何報
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上奏賜物遣歸咸平
初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
其國使至世昌以其國人倡和詩來上其詞彫刻膚
淺無足取也景德初僧寂照至熙寧間僧誠尋至宋
待之加厚賜紫方袍自是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
淳熙以後明州秀州泰州等地往往有日本海船爲
風泊而至者其人衆無口食或行丐於途中上聞詔
勿取其貨仍給常平米贍恤之候便風遣歸國宋亡
終元之世不肯奉命元遣使黑的趙良弼等并高麗

使往諭之不至遂遣將忻都范文虎及高麗將洪茶丘等往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全軍皆沒而日本竟不至也及國初高皇帝卽位方國珍張士誠旣滅諸豪悉航海糾島賊入寇以故洪武時數寇山東浙福蘇松旁海諸郡遣行人楊載招諭之其使未至於是復遣萊州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秩至宣言中國威德責其入貢良懷以元嘗使趙姓者往欲襲之今秩復趙姓意將襲已以謾語答之命左右刃秩秩不爲動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爾殺我禍不旋踵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其戰

艦蒙古之戈船百不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良
懷聞之氣沮股栗禮秩有加尋遣僧祖義隨秩奉表
稱臣入貢來朝然其剽掠如故也十五年明州簡倭
指揮林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謀叛令日本使僧如
瑤詐稱朝貢獻巨燭內藏火藥兵器伏精兵貢艘中
計以表裏挾上卽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
誅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
與日本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等沿
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
司以備倭爲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

賞下西洋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遣人來貢并擒
獻犯邊賊二十餘人卽付使人治之縛至甌中丞死
詔厚賚之封其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上爲文勒石
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
東爲總兵劉榮所破殺無噍類榮封廣寧伯自是歟
迹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出沒海中得間
則張其戎器而肆侵陵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
貢茵載而歸以爲常矣至正統中乃入桃渚犯大嵩
劫倉庾燔室廬賊殺百姓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
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捕得孕婦則計

其孕之男女別視以睹酒荒淫慘毒不可勝言嘉靖
初其王源義植幼冲不能制羣臣右京兆大夫高貴
使宋素卿貢亾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咸
强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盛於宋
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躡諸郡縣殺掠以千計
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歿後有詔旨諭
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倭奴嘯聚益繁
桀驁孔熾而閩浙無賴之民爲之嚮導覘我虛實以
故敢於深入而中國亾命者若王直徐海毛海峰之
徒跳海聚衆變服稱王糾合倭舶往來行賈而奸商

猾民覲其利厚私與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
黠者又多取其奇貨匿去莫耐舶人怒輒肆殺害公
行剽掠於是吳粵之民食不暇炊臥不安枕農夫釋
耒紅女寢機甚則族類離散逃竄別邑或父子老弱
係虜相隨於路其死傷者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
僵仆相望於境沿海郡縣幾爲丘墟其禍慘於正統
時矣事聞 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
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紈素潔廉勇於任事往
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上章暴二三勢豪通番狀竟
爲勢豪詆劾以擅殺逮紈紈恚自殺其所置副使柯

喬都指揮俞鏗諸能任事有功者皆論死繫獄乃罷
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益自喜爲奸浸甚官司視
以目莫之禁矣頃之賊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
復設提督都御史用王忬爲之忬經略稍有斬獲賊
於是移舟而南犯蘇松二郡無何忬改大同乃以李
天寵代忬而兵尚張經督其事時中外忻忻謂賊旦
夕可平會工侍趙文華以海道猖獗請禱海神遂遣
文華往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而文華素忌經
經亦以材望自負文華恚則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
也特家閩避賊讐故嘆喏縱賊爾上怒甚趣使捕

徵經經時已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
猶是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
寵皆論文華既已攘其功卽奏超巡按御史胡宗
憲代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皆束手歛
迹惴惴重足立憂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
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
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躡浙地告急疏上趙文華請出
督許之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令兵掩捕平之徐海
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
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舶主頗尚信有

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有徽人羅隆文者豪俠士也
故與直相識宗憲乃馳書命隆文往說之隆文至直
所適直船中有二女見隆文泣數行下卽之則隆文
故妓爲寇所虜也隆文密使二妓先諭意明日謁直
直大喜相敘謹若生平隆文曰朝廷不以足下作逆
之故壞汝廬墓戮汝親戚德意良厚今總督胡公吾
黨人也倘能效順投款盡殲夷醜以安百萬生靈足
下之功良厚胡公必奏授足下官職高爵厚祿榮歸
故鄉不猶愈於寄身海島朝不謀夕使萬世而下有
逆賊之名乎直聞之神搖色動猶未決會二妓耳語

反覆勸之甚亟直瞿然曰願以死贖罪遂從隆文詣
督府宗憲大悅優禮之卽具狀聞廷議以直元兇不
可赦棄市而餘黨數萬復寇淮陽遂越如阜趨泰州
勢甚熾時淮陽巡撫李遂多智略度賊無深謀若以
計詒之東至廟灣可以決勝乃命防海副使劉景韶
叅將丘陞守黃橋諸路而身當泰州之衝露宿野次
激勵諸將士期以死戰士皆踴躍奮呼數合賊退却
果從富安沿海堤掠而東遂喜曰賊在吾彀中矣復
命景韶陞誘賊致廟灣縱兵擊之賊大敗無何賊自
三沙至景韶陞與戰陞中鋒死景韶乃并陞衆遂又

飭諸路兵擊之賊復大敗賊間道奔劉莊裨將劉顯
聞賊據劉莊乃奮勇躍馬而前而景韶鼓其後遂搗
劉莊賊潰追及白駒場賊無一人得免者捷聞進遂
南京兵侍景韶浙江按察使自宗憲遂屢捷之後於
是浙西江東稍得安然而溫台閩廣如故也至四十
年賊破興化等郡縣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募浙兵
大剿平之自是絃轍一新武衛稍振而旁海諸郡始
免倭患云其地去閩浙近去遼東遠故今入貢者不
從遼路國內有五畿三島七道六十五州六百餘郡
屬國百餘總以倭名曰拘邪韓

方五百里在新羅百濟東

曰對海

方四百里多溪林禽鹿成方三百里多竹木曰瀚海差有田地食亦不

羣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給市糴曰末盧戶四千餘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曰

他國尹都曰不彌戶俱曰奴國曰投馬戶俱三曰邪摩維

即今侯王所都曰秦王見其餘諸國小者百里大者四五百

里俱有名各自專擅不相統攝其來寇者不知為何

國也土氣溫煖宜禾稻麻桑無牛馬虎豹羊鵲兵有

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人性嗜酒多壽考其至

百餘歲者為常男女相悅為婚人皆多妻不淫不妒

又俗不竊盜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大者滅其門

戶其死喪無異中國灼骨以卜吉凶用中國古錢千

文價銀四兩惟不用開元永樂二種來寇多在清明重陽之後時多東北風久而不變故防寇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過此則不利於行矣若渡海時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途吉利則予以財物如疾病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間用屨信巫好戲重儒敬佛其接見以蹲踞爲恭以搓掌爲悅飲食籍以解葉手餽之或間用籩豆坐臥無几案牀帳編草爲薦文皮爲表席地坐臥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其譯語天爲唆喇地爲只日

為非祿月為讀急

與日本考畧
譯語不同

其山川壽安鎮國山

不樂初御
製賜刻碑

阿蘇山

山石無故火起接天
云其上有夜光珠

其產如意寶

珠

青色大如雞子夜
有光云魚目精也

青玉硯扇細絹漆器

俱極精巧

金桃

實重

一斤為奇

論曰日本東海中大國也自後漢以來世世朝獻迺
至元時獨絕蓋亦耻為虜下意云及元攻之不克志
亦寢驕國初招之業已奉貢稱藩矣而寇掠如故
太祖慮之乃絕其內款禁其互市瀕洋環島羅衛布
堠而嚴為之防遯哉 聖謨貽謀深矣然久之安而
忘危玩以生寇亭障弛而不設舳艫蔽而不修倭奴

乃乘間竊發始則歲旱薦饑奮臂掠食採歿扶傷而
已迨後覘我阨塞請我虛實遂至隰城剗邑斬將殺
吏積尸成林蕭條千里顧不痛哉 皇上震怒委任
重臣疇咨良將恩甚渥也然倭以瓦合之衆航海而
來勇略旣踈貲糧亦乏而我以百萬熊虎之士坐而
制之是彼爲肉我爲芥謂宜誦指當以吉語聞也奈
何騷然荼毒連年不解者其故何哉蓋立功顯名相
成者什一而相傾者什九也昔當 皇上之特設督
撫也首用朱執事未竣而爲勢豪抵於法次用張經
李天寵事未竣而爲貴臣抵於法自是朝臣結舌邊

將歛手而倭奴益得志矣人徒知倭寇之來胡惟庸
爲亂首而豈知彼嫉賢誤國者罪亦不下胡惟庸也
卽有微功安足贖其罪哉曩非李遂譚綸戚繼光等
前後勦平之事猶未可知矣

琉球

琉球東南海中大國也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隋煬
帝令朱寬入海求訪異俗得河蠻言知有琉球遂與
河蠻俱往其國言語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令寬往
撫之不從取其布甲而歸於是遣將陳稜等討之至
其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千餘人并雜物產得金荆

楠木數十斤色如真金甚香遂班師歸是時莫王姓
歡斯氏名渴刺堯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次也自陳稜
攻破之後絕無聞琉球旁有毗舍那者小夷也鳥語
裸形殆非人類宋淳熙間其國之酋豪嘗率數百輩
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性喜鐵器及匙
筯人閉戶則不入但剗其門環而去擲以匙筯則俯
拾之可緩數步見鐵騎則爭剗其甲遂駢首就戮而
不知悔臨敵用鏢鎗繫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愛其鐵
不忍棄之不駕舟楫惟縛竹爲筏可摺疊如屏風急
則羣舁之浮水而逃此夷之最小而險者也元至元

中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琉球不聽命
則遂伐之元王從其請繼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
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若欲收附且就彭胡發船往
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元遂命楊祥吳志
斗阮璽等竝給金銀符往使琉球竟不能得其要領
而還及元貞初遣鎮撫張浩等討之禽生口百餘竟
不服也我朝洪武初遣行人楊載招諭日本還復
遣往琉球琉球遣使者隨載入朝貢獻詔所貢方物
俱於福建行省驗入項之其國分中山山南山北稱
三王各遣使請命詔賜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山

北王怕死芝印幣永樂中中山王思紹遣使入貢表
言長史王茂中國饒州人也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
不懈於職今年已八十請命還鄉從之中山王遣子
侄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
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三王嗣封皆請於朝
以爲常至景泰時山南山北爲中山王尚思達所并
遣使朝貢嘉靖初國王尚真卒世子尚清上表請封
我遣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往弔尚真并封尚清中
山王至閩尚清遣長史蔡承美等來迎以五月朔日
祭海登舟自是風濤浩蕩幾汨舟者數矣越十八日

至熱壁山山去琉球三百里夷人曰至此始可入
遂泊馬頃之尙清遣法司官具羊酒菜果等物來迎
言天使遠臨世子不勝忻痛聞風伯爲從者驚敬遣
小臣奉迓侃等以其詞雅受之踰旬日方抵其國先
頒祭禮畢至七月二日乃頒冊封詔勅尙清冠服之
飾跪拜之儀悉如中國蓋其先期習之熟也其宴使
者禮甚恭仍用金鼓笙簫樂凡烹調之味皆假使者
庖人惟奉餞則出自宮嬪親製以表獻芹之意者精
潔芳旨但不過數十品而已侃等以九月十三日回
舟王及陪臣送至江許無不相泣重別者行數日輿

風驟作桅折舵壞舟人失色但呼天妃求救頃之有
紅光燭天舟人曰天妃至矣舟果得安至二十六日
忽一蝶飛繞舟中復有一黃雀立於桅上時舟人有
識者曰蝶雀神類天妃遣來告我風也宜善自防是
夕果大風作浪濤驚天舟漏齊呼天妃尋有蝶數萬
銜泥塞舟舟復得安次日遇順風舟行如飛又次日
遂行至定海泊焉出使外國者惟琉球最險而其神亦最靈故詳錄之未幾尚
清上表貢獻言大明一統志中所載琉球有落滌及
聚觸腰事皆非實杜氏通典集事淵海羸虫錄星槎
勝覽所述亦傳者之妄乞下史館從之落滌者琉球

水也其水最險舟到彭湖遇颶風作漂至落漈回者
百無一二聚髑髏者言其國王所居壁下多聚死人
枯骨以爲佳而民間門戶上亦安獸頭骨角此言出
自寰宇記諸書而隋史北史亦載之故其國欲改去
云其地居海島中多山洞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
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竝以善戰者爲之各理
一村之事其初國俗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
人皆去髭黥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自相攻擊
鬪歿者收取聚食之仍以髑髏獻至王所王則賜之
以冠便爲隊帥犯罪者輕則用杖重則繩縛以大鐵

錐鑽頂而殺之人死氣將絕時舉至庭浴其屍纏以布帛裹以葦草觀土而殯其南境有人死邑里共食之者男女相悅爲婚婦人產子必食子承年老者髮多不白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卽以其人祭神此皆其未通中國時俗也迨今遣人入國學吏習稍變有華風焉凡司刑法錢谷等官皆土人爲武職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爲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爲之信鬼神女巫最尊女巫之冠曰女君白日呼嘯聚輒數百人攜杖戴艸騎步縱橫時入王宮褻遊狎戲一唱百和音聲悽慘倏忽往來

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云國人不軌
神卽夜以告王昔倭奴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卽禁
錮其舟水變爲鹽米變爲沙寇尋就戮惟其守護斯
土故國中敬且憚之第未嘗殺人而祭之也王居山
巔宮殿朴素亦未聞聚饗事富貴家稍有瓦屋餘皆
茅茨地不產鐵故以螺殼爨無釜耕無鋤人皆耐
饑渴勞苦寒暑不能侵亦無殘疾疲癯者不知醫藥
而亦不夭札不生疾疫蓋其薄滋味寡嗜慾之驗也
男子結髻用五色布纏頭以辨貴賤女人上衣外更
加幅布如帷見人則取以蔽面下用細帽長裙以覆

其足無去髮毛衣羽冠之飾亦無產子必食子衣之事也賦法略如井田王及臣民各分土爲祿食無征稅國有事然後取之此皆近日風俗得王化之漸陶者第刑嚴峻盜竊卽荆剗人皆驍健便走善射鄰國視爲勍敵然好爭狠鬪輒刃殺人度不能脫卽剖腹自斃其譯語天爲甸尼地爲只尼日爲非祿月爲都及其山川龜鼉器古米山最險損卅彭胡島近福泉漳興四郡界天晴望之若烟霧中其國旁有沙華公國肆行劫掠商舶漂至則擒人燒食之又有小琉球亦近泉州霽日登鼓山可望而見其人麤俗少入中國其產無牛羊驢馬惟鬪

鑲樹

以橘條細可織

木皮布

緝木皮爲布闊三尺餘

金荊榴

可爲几枕勝於沈香

雖入貢時或有諸物皆自他國貿易來者非本國所產也

論曰琉球僻居海島雄視東南自以爲鳩巢之國也用是歷代以來不褻朝貢隋元臨之以兵卒不奉命至我國家向化獻環胄子就學其殆可以德綏未可以威劫者耶俗本夷也今變華風其漸染深矣語云夷進中國則中國之余謂琉球有焉

咸賓錄東夷志卷之二

終

錢世傑書
鄒邦彥